

◎昨日重现



还我一个童年

六一儿童节,我们从电视、报纸和网络上,看到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呵护下实现着天真烂漫的儿童梦。儿童梦是什么?恐怕谁也一下说不清楚。现在这些娃娃们可是赶上好时光了,用我们家乡话说就是:“生在蜜钵钵里了,糖的甚也不知道。”写这篇文章之前,我给在小学工作的传女子去电话,问现在的孩子怎么过儿童节?此时,她正在被窝里窝的了,享受着节日带来的舒展,懒洋洋地说:“学校的活动节就搞完了,明天还有一些社会活动需要我们出人配合。”也就是配合政府或社会团体的一些活动。从她口里我知道,一般到了“六一”这一天,每个家庭都是领上自己的孩子,根据孩子的意愿去选择一个地方玩耍和吃喝,然后再给孩子送一个礼物。

想起我们小时候也过六一儿童节,没有父母陪伴,没有好吃的,没有好去处,没有什么礼物。记得六一儿童节最热闹的就是学校的运动会,奖品是作业本、铅笔。放假这一天,母亲给我们每人2角钱,然后就上班去了。我们拿着这2角钱,走在街上就和现在的亿万富翁心态一样,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我们争吵着怎么花这几毛钱,弟兄几个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达成共识。买几本小人书那是肯定的了,买几支冰棍儿也不在话下,最后再看一场电影。那时候虽然钱少,可是钱就是钱,很耐花。一本小人书也就是5分钱左右,一支冰棍儿3到5分钱,一场电影儿童票5分钱。

我们的童年,是在缺吃少穿的日子下度过的。有人问,你还为怀念那个时代?我的回答总是难言相告。这里既有怀念,也有感慨,更有无奈。到了这个岁数,童年只能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,那时候的上课,大部分时间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。因此,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这三篇被我背诵的滚瓜烂熟,直到现在也没有忘记。我的童年几乎是吃玉茭面、红薯干和山药度过的,那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,我们家男孩子多,再加上辅食不好,所以粮食是一个月顶不上一个月。最困难的那些日子,母亲经常让我们出去捡菜叶子,掏苦菜灰菜,用来代替食品吃。记忆中尤其是灰菜这个东西,吃一次

还行,连住吃就不行了。不是肩膀,就是脸肿。

我的童年是这样玩儿大的,打弹弓、扇烟盒、推铁环、背铁钱儿、抽毛猴儿(陀螺)、上树掏雀儿、野外拔草、搬砖溜瓦、偷鸡摸狗、打架斗殴。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很耐,即使是头破血流回了家也不敢做声,怕的是被父母发现挨打。倒是经常我把别人打坏被人家找到了我们家,说我父母没教育好我,怕的我不敢回家。

童年是个不经意的记忆,可每一次回到家乡,那些发小,说的最多的还是童年。他能把你失去的记忆,梳理的整整齐齐,你就是想不承认,那么多的证人证据就在你的眼前。我们那时候很穷,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却很独立。一个假期,我们在头几天就把作业糊弄完了,接着就是开始碰头切砍的胡闹。记得那时我家住的前后大院,夏日里我们院里的小伙伴结伴而行,到小城外的小水库凫水,赤条条把天地的精英都吸溜进肚子里头了;每到日头落下时分,院里的小伙伴们都手提棍棒,打仗扬土去。

傍晚,母亲拉长了嗓门喊:狼不吃的灰猴们,欢欢介回来吃饭哇!一院的小伙伴便都晕了哑了,大气也不出了。待回到家时,头上是土,鞋里是土,耳朵眼儿里也是土。一声不响地吃饭呢,眼尖的母亲倒看见衣服扯了,脸面青了,少不得提起笤帚疙瘩来,梆梆地往屁股上敲。骂就由她骂,敲就任她敲,好男儿再难也不哭不叫。只等着吃饱了钻被窝,还去做那个甜甜的梦。总是梦见把小伙伴踢倒了,醒来时褥子上一大堆屎。

我们的童年就这个样子,虽然没有现在的孩子吃得好、穿的暖,但是我们很充实。如果还让我选择童年的方式,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个少吃缺穿的童年。因为,我们的童年是真正的童年。

文/杜洪涛

◎往事情怀



高高的小山渠

多年后,我再次回到了高渠村。

高渠村坐落在贺兰山脚下,隶属于宁夏贺兰县洪广镇,村里的人世代耕种劳作,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,至今仍存在着,是个饱含乡情、朴实简单的小村落。村落里的炊烟照常升起,数量比多年前少了许多,但仍旧温暖安

逸。村子不大,从前繁盛的时候,人口也不过百来个,如今更少些,大约只有二三十个。人们扛着农具从田间走过,穿过绽放的杏花,含苞的桃花,经过新绿的树梢,走得缓慢又悠然。小水渠汨汨流淌着,村子里的人家磁铁一样牢牢吸附在水渠的周围,星星点点的,点缀着初春的傍晚。小水渠的活力不减,如今已经流成了一条小溪,上百年来一直滋养着两岸居民,使这里人丁兴旺,家族生生不息。

此时心情和多年前完全不同。二十年前,我还是个刚读学前班的小学生,天真烂漫,不谙世事,和大多数孩子一样,对读书写字没有多少兴趣,只对昏天黑地的玩耍有浓厚的兴趣。

那时候,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放假,寒假暑假都好,让我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山野间撒欢儿,一解学习的苦闷。天性如此,使我一坐进课堂就如坐针毡,浑身不舒服,屁股上像长了刺一样动来动去,我想是因为我自小生长在大戈壁,自由自在惯了,骨子里野性未改,到哪里都念着广阔天地的好,到哪里都想迎着风奔跑,做个皮实的泥猴儿。自我有记忆起,每每面对大天大地,都有使劲折腾一番的想法,直折腾得自己筋疲力尽、四处冒灰为止。当我第一次面对高渠村的时候,也是如此。

一向开朗的我迅速和村里的小伙伴打成了一片。夏天,村里的庄稼和蔬菜长得正好,大大小小的孩子都猫在地里,摘柿子黄瓜吃。柿子长得又圆又亮,红红的像灯笼一样垂挂在秧叶里,咬一口,甜甜的汁水就顺着下巴流下去,滴到胸前的衣裳上,三五个柿子吃完,一件干干净净的衣裳就变成了一块斑斓的布,回家少不了招一顿责骂。

新上架的黄瓜很脆,汁液很甜,大家吃饱了就躺在水渠边的青石板上晒太阳,露出圆滚滚的小肚皮,懒懒地躺着,看天上的云飘过,听四周的风声、鸟叫和狗叫声,惬意又满足。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块自留地,种满了菜,但大家还是觉得偷摘的好吃,长在自家地里的,再好也不愿多看两眼。

小水渠穿村而过,村后有蓄水用的黄河大水渠,村附近还有湖泊和渔场,不过大人们一般不许孩子们去黄河渠和湖泊渔场上玩。有一年一个孩子自己去村后玩,掉进了两米深的水渠里,大人们找到时他已经顺着水渠飘了几百米,从那以后家家户户都看紧孩子们,不许轻易玩水,只有危险性不大的小水渠能偶尔下去玩玩。

村头就是我姥爷的果园,酥梨、红李、黄杏、酸枣、苹果、香瓜应有尽有。每到夏末,果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,嘴馋的就已禁不住季节引诱了,纷纷上树摘果,

把夏末最浓郁的色彩和滋味都吃下肚,尝鲜尝个够才够本。成年后,舅舅造了一个苗圃,种树种花草的同时也栽了不少果树,桑葚、蜜桃、杏子取之不尽,才稍稍唤回了童年时代的记忆,弥补了我漫长青春岁月中与果树无缘的惨淡境遇。

丰收的不止果子,还有成片的水稻、小麦、玉米和油菜花,接天连日的金黄色能够绵延几十里,一眼望不到边去,田地里蜂蝶飞舞、风声朔朔,阳光洒落在上面,第一次有了迟疑和停顿。风吹过,万物皆静默,唯有眼前这一片田野是鲜活的,它们欲语还休,将成熟的味道播撒得到处都是。人们晨兴理荒秽,戴月荷锄归,腰板挺直、脚步踏实,踩得大地咚咚作响。那种震撼和美,使我一生都无法忘记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的脑海中才开始有了大山水、大格局的开阔视野,是朴实无华的高渠村给了我出发的方向,使我在后来的很多年里,一直在追寻这样的开阔和壮美。

这一次回来,村里的人声少了很多,许多熟面孔都消失了,有些去世了,有些外出读书工作了,还有些搬进了城里的大房子,离开了世代兴隆的高渠村。我不禁有些黯然。

跳出高渠村的脉络,我又清明了几分,心中的阴郁渐渐散去,这高的小山渠教会我的温暖、刚毅和驯良不会失去,这些品质是不会骗人的,我将永远是高渠的血脉。

文/李娜

◎闲看简说



粽子里的玲珑女人心

北方都市里的端午,没有江南水乡的那么热闹。那些诸如挂艾叶、赛龙舟、点雄黄、戴香包等经典的情节,都被潦草而无奈地跳过,唯一剩下的主干,便只有吃粽子。

因为母亲不会包,我们小时候吃的粽子,都是街坊四邻和父母的学生家长们送的。几只青绿里泛着微黄的粽子,摆在小竹浅儿里端了来,送粽子的阿姨临走时,总要喜眉笑眼地交代一句:“红线是豆沙的,马莲草是小枣的。”解开上面的红线或是马莲草,把透着清香的苇叶一层一层地剥开,那一刹那间的焦灼和期盼,是一种荡漾满怀的喜悦。褪去了苇叶的粽子,莹润、光洁,四个玲珑的尖角,是那样的规整漂

亮,在细瓷小碟的绵白糖里轻轻一蘸,像玉骨冰肌的女孩子落了一肩的细雪,看去娇俏可人,吃起来爽滑筋道,用时下流行的一个字概括,那就是:爽!

妹妹出嫁那年,按照老一辈的风俗,母亲这里要给亲家那边送九十九只粽子。我家里没有人会包,这九十九只粽子,便只有依靠外援。好在母亲人缘儿极好,没等她出去找人,早有志愿者上门来说,赶紧把至少十斤的糯米洗好泡上,回头她带两个包粽子的能手过来帮忙。大约是两天后的早上,她果然带了两个阿姨风风火火地来了,老姐妹三个麻利地洗手、落座,气定神闲地唠着家常,手上的苇叶和红线,则像蝶儿一样跳跃飞舞。一个个粽子,眨眼间从她们的手里滑进一旁的瓷盆,变戏法儿一样的轻快利落!我惊诧得半张着嘴,蹲在瓷盆旁边仔细端详:一个个粽子就像事先称好了分量一样地个头儿匀整,紧实周正、棱角分明。一个黑胖的阿姨见我看得着迷,便面有喜色地问我:“你知道粽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角吗?”我摇头。她便告诉我说:“粽子有四个角,是因为从角上咬下去,可以吃得秀气——糯米团这东西,如果是圆滚滚的一大球,保管会黏糊糊地沾一脸。那吃相,该有多难看?”

我笑了,不知道她说的这个,算不算“粽子四角论”的本源,但以后每次吃粽子,我都会习惯性地摸摸嘴角,果然干干净净地,不要说脸上,就连嘴角和唇边,都一点没沾。

端午节快到了,这些天的街头巷尾,卖粽子和苇叶的渐渐多起来。看着布衣素面的主妇,恬静悠闲地拎着苇叶三三两两走过,我心里时常会想:粽子这东西,其实也是很有点玄妙的,它柔韧而不失棱角,看似千篇一律的外形里,总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。于是便一厢情愿地觉得,一个女人无论长得美丑,也无论是豪爽还是文秀,但凡会包一手玲珑美貌好粽子的,多半会有一颗精致的心。

文/阿简

【心窗】

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,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,总有一些小事令你释怀,影响着你的心情,把它记录下来,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。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,以便采用后发放稿酬,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!

电话:0471-6635311

Email:fbxbycws@163.com

com